

第二十八章 又起波澜

容定父子从松江中国军营获释後，回到上海家里。女佣阿英连煮四锅洗澡水，才使容定容沐洗净浑身泥汗。

容定第一件要办的是去律师事务所弄清倒底出了什么大事，露辛达叫自己冒着战火从莫干山赶回上海。

从新闻路容家到北京路律师事务所，本来要经过爱多亚路（延安东路）、南京路、和西藏路。这天，老乐却不得不绕开这三条马路。因为48小时前，三枚中国空军的炸弹误落在公共租界，其中第一枚落在爱多亚路和西藏路十字路口，第二枚落在南京路的华懋饭店门口，第三枚落在南京路凯西饭店对面的汇中饭店屋顶。三枚炸弹震碎大量玻璃窗户，炸死炸伤上千中外平民。巡捕房把三条马路的主要地段隔离开来，清理炸弹造成的破坏。容定的汽车经过隔离线时，看到隔离区内，轰炸的恐怖景象已清除干净，路面残留着消防车水龙冲洗过的水迹。

汽车驶近律师事务所时，容定从汽车的前窗往外看，只见北京路和外滩路交汇处挤满人头。老乐告诉东家，从8月14日下午起，人们不顾酷暑，特地到外滩来等待观看中国空军轰炸黄浦江里的日本军舰。

律师事务所里的大理石地板和哗哗飞转的电扇把暑气挡在门外。办公室主任露辛达告诉容定，请他从莫干山赶回来的原因是律师事务所的大客户哈通家人出了大事，已故哈通先生的长子乔治被哈通夫人路迦陵撵出美丽园。

“这是乔治现在的住址，他请你快去帮忙。”露辛达把一张写着地址的纸递给容定。

“他跟哈通夫人闹翻了？”

露辛达点点头。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是已故哈通先生和在世的哈通夫人指定的遗嘱执行人。遗嘱指定哈通夫妇去世后，“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和纪管家，保管遗产直到养子女们成年，再将财产分给他们。”乔治是养子女们的长子，按照遗嘱将分到最多的遗产，保障他的继承地位是高易律师事务所承诺的责任。

容定返回汽车，叫老乐按纸上的地址去找乔治。时当下午，一堆灰色的云幕由西向东越压越低，天色越来越暗，刮起强烈的北风。汽车到达目的地时，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老乐停车时小心地找了个没有积水的地方让东家下车。

下车後，容定很费了一番事才找到乔治住处的入口。入口处堆满很多杂物：下水道铁盖、汽车头壳、成捆铁丝、断柄的铁锅、拆开的木箱。。。事後，容定知道那是一家收购废铜烂铁的仓库。容定在生锈的金属堆里找出一条窄路，走进一幢暗得白天也要开灯的旧公寓。

一楼的楼梯口有三个穿黑色香云衬衫的老头儿和一个穿条纹绸衫的老太太围在一起打麻将，不知道他们是这幢公寓的住户，还是附近的街坊利用公寓楼梯这处凉快的地方消遣下午。他们对容定的到来没有在意，埋头打牌，哗啦啦的洗牌声像冲洗沙滩的海浪沿楼梯而上。

二楼楼梯口，两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坐在竹椅上聊天，一边抽烟，一边摇蒲扇，跟楼下的麻将客一样，对容定的出现看都不看一眼。

容定提着牛皮公文包走到三楼，停下来休息一下，才拉响纸上写明的那处住址的门铃。

门很快被已故哈通先生收养的长子乔治打开，他请容定进门。

乔治不满二十岁，长着金发碧眼，浅淡的眉毛，鼻子异常挺拔，嘴角和下巴形成俏皮的神色。他穿着镶了金边的奶色丝绸睡衣，睡衣口袋上绣着他名字缩写的字母。他很乐

意看到容定到来，请容定在小客厅坐下。

这间名义上的小客厅里，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放着两把黑色雕花、没放任何垫子的太师椅，和一张雕花茶几，茶几上有一只玻璃烟灰缸，看上去好像是有人把半套雕花傢俱随意扔在这个地方。这跟容定在美丽园里见过的乔治的住处有天壤之别。美丽园里，乔治专用的小客厅里有四个摆满名酒的酒柜和整套华丽的意大利沙发，昂贵的波斯地毯和琳琅满目的景泰蓝花瓶。

唯一跟美丽园的环境有关的是乔治的那条叫伯爵的狗还在这个地方转悠。伯爵绕着容定的脚脖子闻嗅了一圈，无精打彩地走开了。

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哈通先生在世时，容定主要跟哈通先生和纪总管打交道。哈通先生去世後，主要跟哈通夫人路迦陵和纪总管打交道。对于乔治少爷的为人和他与哈通夫人的不良关系，容定早有所闻。但是，同哈通夫妇财产这位未来主要继承人单独打交道，这是第一次。

“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美琪大戏院正在放映一部很棒的美国片子，去看过两次。”

乔治刚想眉飞色舞地讲述那张美国片子的情节，却被容定摇摇手指阻止。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看你吗？”

“帮我回到美丽园去。”

“知道你为什么在美丽园待不住吗？”

“是路迦陵那个女人把我赶出来的。”

“乔治少爷，请允许我纠正你一下，路迦陵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叫她妈妈。鉴于目前的状况，你实在叫不出口，可以称呼她夫人。你不会介意我这么教你吗？”

“当然不介意。”

“那么请你告诉我，怎么跟夫人关系搞得这么坏，越详细越好。”

“她。。夫人从来就不喜欢我。”

乔治隔着茶几，在另一张太师椅里坐下，将自己跟路迦陵和整个家族的关系源源本本讲出来。

乔治的生父生母是俄国犹太人，布尔什维克革命後逃离俄国，到中国上海落脚，在乔治还是婴儿时相继去世。乔治被犹太社团的慈善机构送往孤儿院抚养。

在乔治自己都不记得是几岁的一天，孤儿院院长要他穿上最体面的儿童制服：浆烫笔挺的水兵服，蓝袖口蓝领子的白衬衫，蓝色长裤，黑皮鞋。孤儿院的工人把他的头发梳得服服贴贴，然后把他带到院长会客室。在那里，一对胖胖的夫妇正在等候他。那位先生看到乔治，似乎一见钟情，很喜欢乔治，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那位太太比较冷漠，对乔治抱着我不想扫我丈夫的兴致所以我才跟你交谈的态度。接下来，孤儿院院长请那对夫妇单独带乔治去操场散步，那位先生松手让乔治奔跑，乔治高兴地撒腿跑了一圈。兴奋的他，奔向那对夫妇时，不慎摔了一交，差点撞倒那位太太，引得先生哈哈大笑，而太太却皱起眉头，叫乔治暗暗害怕。

过了一个星期，孤儿院长跟乔治谈话，恭喜他已经被那对夫妇相中领养。那对夫妇非常富有，被他们领养是非常体面和幸运的事情。孤儿院院长嘱咐乔治一些如何做个好孩子的规矩，比如说不要跟长辈顶嘴，不要欺负比你弱小的孩子。在那个年纪乔治并不明白院长话里的全部含意，只是点头称是。最後，院长把乔治送上来接他的小汽车。从此，乔治成了地产大王哈通先生收养的长子。

乔治在哈通家的锦衣玉食里成长。哈通先生对他视如己出，特别钟爱，从儿童时期的玩具到少年时期的零花钱，有求必应。哈通先生不是读书人，对养子没有学业的期望。乔治在各种玩耍上却表现得相当有天分，他学会打网球、打弹球、骑马、射击，引得哈通先生更加喜爱这个长子。

然而，美丽园里不仅只有乔治一位养子，随着岁月的增长，哈通夫妇陆续又领养了十

九位养子养女。这些年纪较幼的同辈里，特别是哈通夫人路迦陵领养的华裔养子女里不乏羡慕乃至嫉妒乔治优越地位的养弟养妹。对于他们，乔治决不放过教训他们来树立自己权威的机会。打网球时，隔着十米远，乔治会扔出手里的网球，刚好击中某一个讨厌鬼的后脑勺，然後大叫：“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挨了闷球的养弟养妹向养母路迦陵告状，引得路迦陵很不喜欢乔治，但是她每次对乔治的责骂都会被哈通挡住。哈通甚至夸奖乔治作为一个业余网球选手，抛球如此准确，身手真的不凡。

还有一位对乔治在美丽园成长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就是那位纪总管。纪总管为人伶俐聪明，深知乔治在哈通心里的地位，便处处尽量满足乔治的需要，有时委婉地提醒乔治如何减少跟养弟妹们的冲突，如何避免引起夫人的不快。较长时间里，乔治把纪总管引为知己。

所有这一切在养父哈通去世後起了变化。

养弟妹们获悉哈通夫妇在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立下的遗嘱内容，得知自己将来能分到的遗产份额远远低于乔治的份额，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针对乔治和罗伯特（另一位将分得较多遗产的犹太裔）的利益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养弟妹们为了自己将来可以多分得一些，成天在路迦陵面前说乔治坏话，希望把他挤出继承人的名单，或至少减少他的份额。为什么要这样恶形恶状呢？因为这笔遗产的数量惊人，那怕是相差半个百分点的份额，也是几辈子打工挣不来的。面对这些告状，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哈通先生在世时那样，站出来袒护乔治。

纪总管的地位也起了举足轻重的变化。纪总管开始是哈通洋行的收租员，後来升为哈通洋行的经理。他不会忘记跟着哈通先生去巡视地产的那些日子，他总是紧紧跟在哈通身後，留意地产大王对管理财产的每一个细节。地产大王的那对洞察秋毫的眼睛，搜寻着一切可能增加收入的机会苗头和一切可能存在欺诈的蛛丝马迹。每个缴房租的日子，哈通都

要详细盘问某个房客迟缴房租的原因，确定有关的收租员没有私下拿了那个房客的好处，替房客制造欠房租的假理由。每次逮到一个舞弊的收租员时，哈通先生会对纪总管说：“真是低能儿。人人像他这样，我就不用操心了。”

哈通先生去世后，纪总管揽取哈通洋行和美丽园的管理实权。他是一个温和谦虚和精明厉害并存的人物，平时话不多，更少露感情。他对待部下、房客、和生意上的伙伴或对手使用的策略是：只有你有能力拿走的东西，他才给你。说得更清楚一点，你要是没有能耐或通过法律程序逼他拿出来东西，他坚决不给。正因为哈通先生去世后，给家族留下纪总管这样一号人物，让路迦陵保持最高的决策大权，才使哈通家业在缴纳庞大的遗产税後负担着沉重债务的几年里，仍然保住了头号地产王国的地位；才使美丽园里养子养女们的生活像哈通在世时那样安富尊荣地度过。

这一切在哈通夫人路迦陵的健康变差以後又起了新的变化。

这些年来，路迦陵的体重一直在增加。每天黄昏时，她拖着300英磅的身体，步履艰难地在美丽园的草坪上散步，看上去像一头患重病的母象那么令人心颤。即使这样的运动，到了去年夏天她中风後也不得不停止。

中风後，路迦陵的脸颊、眼白、额头出现了淤血造成的难看的斑点。她的身材萎缩，目光呆滞。经过家庭医生卡特和名中医陈存仁的细心照顾，她从中风康复过来，但是从此以後，她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整日生活在轮椅里。于此同时，眼睛里的白内障迅速恶化，视力大减。种种病症使当年那位帮助丈夫建立地产王国的女强人，退化成天吃斋念佛的女居士。每天纪总管按例来向她报告哈通洋行的业务和美丽园的杂务，但是她要么听得心不在焉，要么打起瞌睡。

于是，纪总管不经宣怖地接管了哈通家业的最高决策大权。他不觉得这么做是对已故哈通先生和他遗孀的背叛。病魔已经使路迦陵不能在任何关键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不能对任何突发状况拿出应变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从路迦陵手里拿走最高决策大权，是

对她的最大照顾，是对养子养女们的最大保障。没有他纪总管的辛苦努力，养子女们能保得住那份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锦衣玉食吗？

不过，也有一些角落是纪总管独揽大权的阳光无法照耀到的。那就是养子养女们跟养母路迦陵之间的感情。路迦陵自己领养的那些华裔子女们，他们比纪总管更有机会接触路迦陵，路迦陵不时颁发对这个或那个养子女的特殊金钱优惠，纪总管不得不照办。他把执行这些优惠，看成是对哈通夫妇的回报，也是一种加强自己地位的机会。如果，某位养子女跟路迦陵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纪总管总是会尽量满足那位养子女的生活要求，通过那位养子女向路迦陵美言，巩固自己在路迦陵心里的地位。如果，某位养子女跟路迦陵的关系不佳，那么纪总管尽量充当那位养子女跟路迦陵之间的桥梁。就这样，所有的养子女都把纪总管看成是一把打开金库的钥匙，谁也不愿得罪他。

“你跟纪总管合得来吗？”容定打断乔治的故事问。

“不错，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老纪他喜欢喝花雕，不用下酒菜，他一次就能喝一斤花雕。”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夫人跟你翻脸呢？”

窗外，雷雨已过，空气变得十分清新。

“请等一下，让我喝一口再说下去。”乔治站起来，到厨房拿来一瓶喝剩一半的苏格兰威士忌和一个高脚玻璃杯。他没有问容定要不要喝一点，自顾自给自己斟了半杯酒，一仰脖子，喝个精光。然後，他重接刚才的话题讲下去。

哈通先生去世时，乔治的零花钱比别的养弟妹要多。哈通先生去世後，乔治的零花钱没有减少。但是，随着夫人路迦陵给这个那个养子女的特殊优惠，乔治所得的零花钱跟养弟妹们的所得区别日益减少。随着年龄增长，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乔治渐渐感到钱不够用。他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做点生意，那样的话，手头就会宽裕起来。

该做什么生意呢？要赚快钱，非股票、棉纱、粮食期货莫属。没有经验怎么办？有人

会教你的。没有本钱怎么办？向贵府的账房借。

那位朋友，为了表示真心愿意帮助乔治做生意的诚意，特地介绍了另一位据说有丰富期货交易经验的朋友给乔治认识。做期货交易的朋友，听说乔治喜欢骑马射击，专门买了一把昂贵的手枪送给乔治，条件是乔治在一个月里凑满做期货交易的本钱。

乔治知道美丽园的账房是不会借钱给自己的，除非得到纪总管或夫人路迦陵的同意。于是，他挑了一个纪总管不去哈通洋行上班的日子，在美丽园的大草坪上找到了纪总管，告诉后者他想借钱做期货交易。

“你说的那个朋友靠得住吗？”

“一定靠得住！看，他送了这把枪给我当见面礼，”乔治掏出那把手枪给纪总管看。

纪总管打量了一番手枪，称赞说：“真是把好枪，至少值300块洋钲。你要借钱做生意是好事，只是数目大了点，应该向夫人开口，她这几天心情不错，可去试试。”

乔治平时很少跟路迦陵见面，听了纪总管颇有鼓励的言语，兴匆匆地去见路迦陵。

夫人路迦陵的卧室在美丽园最大的那幢西式洋房的二楼。在这间精致的卧室里，带流苏的深绿色丝绒窗帘和围帘在窗前和桃花心木的大床四周拉下，刺绣极美的轻纱薄绸铺在桃花心木的靠背椅和脚垫上，大床和脚垫下压着色泽文雅的羊毛地毯。墙上挂着五尺长幅的中国名家山水画，壁炉的炉台上供着一尊黄金佛象。同卧室相连的浴室里，触目所见的是大理石浴缸和镶纯银框子的大镜子，浴缸旁大理石砌成的框架里，各种尺寸的英国货白毛巾堆得像小山。

路迦陵平时要么在同一幢房子的佛堂里唸经，要么在自己的卧室休息。乔治来见路迦陵的时候，她刚在轮椅里吃完下午点心：银耳莲子羹。伺候她的护士准备推她去浴室清洗，然後换上睡袍，送她上床小睡半小时，这是中医陈存仁给她指定的作息表。

路迦陵和乔治互望了一眼。透过白内障的眼膜，路迦陵觉得他又长高了。透过窗帘外的阳光，乔治觉得她的脸上又添了不少斑点。

“乔治，最近过得怎么样？”路迦陵的语气友好。

“妈，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帮忙。”

“难怪你今天来看我。说，什么事情？”她的语气变得不太友好。

乔治按照朋友告诉他的说法，一五一十地告诉路迦陵他的生意宏图。讲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她睡着了，缩在轮椅里的身子显得很小时。讲完的时候，她醒了。

“妈，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就知道人家是认真的。”

“乔治，这是一把玩具枪，你在玩什么花样？”

“妈，这是真枪！我要钱，你答应吗？”

路迦陵根本没有听清乔治刚才的故事，生性害怕枪枝武器的她这时完全误解乔治把枪给自己看的意图，她大叫起来：“小赤佬，你要杀人诈财啦！滚！滚出去！”

路迦陵的脸激动得像涂上红漆，护士拼命按住她不要从轮椅里摔出来，乔治吓得连忙逃离卧室。

第二天，乔治去看那个做期货交易的朋友，回来时被纪总管挡在美丽园门口。纪总管告诉乔治，路迦陵夫人禁止他从今往后住在美丽园，出于交情，总管替他安排了目前这个住处。

“我至今搞不懂，那个女人。。。夫人那天为什么要对我发那么大的火？我倒底做错了什么？咳。”乔治叹了一口气，又给自己斟了半杯威士忌，仰脖喝下去。

“乔治，我们年轻的时候头脑都很简单，年纪越大头脑越复杂。我觉得你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你平时不去探望夫人，有事才找她，造成你仅仅在利用她的不良影响；第二，你不该在夫人面前出示枪枝，女人胆小，吓不起，更何况她在病中；第三，你没有听懂纪总管的话。”

“老纪不是要我去见她吗？”

“以纪总管目前在府上的地位，他说行就是行，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他没有答应你的

借钱要求，就是委婉地告诉你这事不行。让你去见夫人，是要借夫人的口告诉你不行，这样你借不到钱，也不会生纪总管的气。当然，后面的发展是谁都预料不到的。”

“你是说老纪故意让我去碰钉子？”

“纪总管和鄙律师事务所都是令尊遗嘱的执行人，也是将来夫人那份遗嘱的执行人，所以，让我进一步评论纪总管是不合适的。不过，作为两份遗嘱的执行人，保护你的权益是鄙律师事务所的责任，这点你必须记住。”

说到这里，容定用极其严肃的目光看了一下乔治，确定这位少爷正在认真听自己说话，然后用诚恳而谨慎的口气说：“在这件事情里头，你还犯了第四个错误，那就是事先没有跟鄙律师事务所沟通。现在你的处境很危险，赶出美丽园后，下一步就是取消你的继承人资格。”

“天哪，我该怎么办？”

“你的目标应该是早日搬回美丽园。知道吗，你不能搬回美丽园的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夫人不让我搬回去。”

“所以，必须让夫人回心转意，你才能搬回去。怎么让夫人回心转意？有简接和直接两个方面需要摆平。简接方面，你的那些养弟养妹们，他们对遗产分配不满，把你看成眼中钉，成天围着夫人转，往夫人耳朵里讲你坏话。直接方面，夫人身体不好，你不经常去看望她，使她对你那点原先就不多的感情全部丢了！所以，你要搬回美丽园，必须让你的那些养弟养妹们，至少一部分的他们，不再讲你坏话；你要搬回美丽园，必须重建夫人对你的感情。这两点，你都听懂了吗？”

乔治像犯了规则的球队队员听球队教练训话那样点点头。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从今以后，丢下你对那些养弟养妹们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他们多来往，一齐到外面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呀，在轻松的场合，不经意地告诉他们，将来你

得到遗产後会在经济上照顾他们，他们照样可以在美丽园长住下去，有什么其他要求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养弟妹们的心思就会从如何把你踢出去，转到如何从你身上敲到好处，换句话说讲，就是栽培养弟妹们和你的共同利益。你听懂了吗？很好。

“夫人那头，最主要的是关心她的健康。常去医生们那里打听夫人的病情，了解她的身体该注意什么？该避免什么？该加强什么？然后把你了解到的那些内容变成探望她的理由，慢慢建立夫人对你的好感。”

“我现在连她的面都见不上，怎么去探望她？”

“写一封情真意切的忏悔信，从你离开孤儿院那天说起，你如何从一个举目无亲的冰寒世界，来到养父养母的温暖怀抱。养父母对你的照顾多么无微不至，养育之恩毕生不忘。。。喔，对了，你不要感到难以下笔，鄙律师事务所会替你写这封信，你只要在信的末尾签名就行。总之，谁看了这封信眼眶里都会充满怜悯、同情的眼泪。这样，就跨出了重建感情的第一步。”

容定像球队教练对待球员那样，另外教了乔治几招如何笼络养弟妹的办法，和如何拉近跟夫人关系，直至天黑。乔治听得出神，一只苍蝇飞来，停在他的额头上。他都没有立刻挥手把它赶走。这段时间，宠犬伯爵用爪子沙沙地抓地板消遣时光。

离开的时候，容定再次叮嘱乔治：

“记住，保护你的权益是鄙律师事务所的责任。”